

红燕饭店

□朱朱

红燕喜欢阿锋这件事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

只是这怎么可能呢？我是说他们不太可能在一起。虽然当年也是二十出头青春浪漫的年纪，但骨子里仍有爹娘多年唠叨的门户当户的观念。他们不相配啊。那时候毕业被分到乡镇，红燕是乡政府门口的小街上唯一一家饭店的年轻女老板。而阿锋是新分到工商所的大学生。我们大多仍旧穿着学生时代的衣服，红燕穿的是当季最流行的长窄裙和合体的短上衣，头发是外翻翘，她眼睛很大，喜欢笑。我们都很佩服她，觉得红燕虽与我们同龄，能把一家饭店开下去，是个有本事的姑娘。现在想来，其实她当年也没有太多的勇气和力量，她只是为生活所迫，那些台面上的高分贝和场面上的话都是被逼出来的。很多人会越练越勇，而红燕却在多年以后完全消失了那种斗志。

很快红燕饭店成了一群年轻人的聚集点，连乡政府里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喜欢去那里吃饭。红燕最拿手的是生炆螃蟹，很入味，还有凉拌茄子，她说她没学过厨艺，这些本事都是天生的。慢慢地，她的饭店生意越来越火，周边乡镇的年轻人也会在太阳昏黄的下班时分，开着突然的小摩托聚集到这里来。可能对于人生的很多认识和领悟都在红燕饭店的包厢里。我们借着酒和可口的小菜，排解着初入社会的迷茫和无助，也被纯粹的友谊所温暖。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，有人酒量特别大，大到啤酒喝不倒，还有人特别老实，见谁都讲“我喝完你随

云上端午诗会

□尹画

一场疫情，改变了人们的娱乐方式。云娱乐成为我这几个月的主要娱乐方式。

今年端午前夕，我在网上收看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云上端午诗会——2020年屈原故里端午诗会。

屈原故里，指的是湖北宜昌秭归县。屈原，诞生于秭归县乐平里，在那里，人人都会写诗，人人都会咏诗，也因此，乐平里被人们称为：诗歌之乡。在云上端午诗会里，我看到5位当地的农民，站在屈原庙前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《屈原庄稼人》：“矢志仰名流，修身道义求。风骚藏古寺，秃笔写春秋”“日照光芒山寨红，农家劳作在田躬，沐雨栉风夫与妇，粗茶淡饭子同翁”……原来，乐平里有一个历史悠久的骚坛诗社，由农民自发组成，每年端午，诗社都会组织农民诗人，在屈原庙前，或者田间地头，举办端午诗会。

镜头里的5位农民，身着汗衫，头戴草帽，一幅农间劳作的打扮，他们面前，另一群农民坐在马扎凳上当观众。这种以山野为背景的原生态田间诗歌会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我未曾去过宜昌，但通过云端，亦欣赏到西陵峡的风光。青山绵延，河水汤汤，云蒸霞蔚，仿佛山水间飘荡着《楚辞》，河流中流淌着诗篇。秭归屈原艺术团的姑娘们，身着绿色长裙，手持艾草叶，跳起了舞蹈《浣溪沙·端午》，背景画面粽叶飞舞，一只只粽子形如绿色的山脉。

云上诗会的便捷还体现于，可以通过云端连接各地的艺术家，分场地表演。首都北京，由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演奏，艺术家徐涛朗诵的诗歌《屈原颂》，最为

意”，第一轮还没结束就趴在桌上沉默不语。记得最清楚的是，有一回红燕喝多了，在走廊里拽着阿锋的胳膊放声大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我喜欢你。

除去上她的饭店，我们也会成群结队开着小木兰和摩托车去城里。夜排档和小火锅是大家最喜欢的。红燕偶尔也扔下生意与我们同行。小城里开了第一家自助火锅，大伙儿拿了太多食物又吃不下，土管所阿城拿了两条鱼悄悄塞进红燕的大包里，出了门儿邀请大家第二天中午去红燕那里喝鱼汤。红燕又气又急，后来又笑了。

不记得后来有没有去喝鱼汤，只记得后来红燕饭店越来越难以为继，因为那年经济不景气，很多老板都吃饭不给钱。有一年年尾，我们也眼巴巴地等待少得可怜的奖金。听阿锋说起红燕到处讨要饭钱不果，正立在一老板的厂门口咒骂。那天，她依然穿着开业的时候那件黑色长窄裙，收腰短上衣。

又过了几年，我们都慢慢离开了那里，红燕饭店也渐渐消失在记忆里。再后来，听说阿锋回城结了婚生了儿子，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突然抑郁自杀了。看去年轻力壮的阿城忽然得了肾病，大伙儿还聚在一起捐了钱。有一天在文峰门口看到他，他把因为治疗而发黑的右臂藏在身后，眼神躲闪地跟我说了几句话就匆匆离开了。再再后来，在肯德基远远看到过红燕，她抱着一个肉团团的女孩子，生活的风霜毫无遮掩地写在脸上。

万家灯火

心窗片羽

震撼人心：“你是谁？仰望苍穹的目光为何那样孤独？可以去国高就又为何选择故土流浪？衣袂飘飘，秋兰为佩又为何形容枯槁？江畔彷徨，是因为你的天问没有答案？还是因为你的九歌没有回响……”一声声质问，一句句呐喊，强烈的舞台张力感染了屏幕后方的遥远的我。

今年端午最为特别，一场疫情仍在战斗之中。为此，诗会特别安排了一个节目，由参加过此次战役的医护人员、公安干警、社区工作者、环卫工人、快递小哥共同朗诵诗歌《若我归来》。若我归来，不要掌声，不要鲜花，我只想回家，好好地睡上一觉；只想看看我孤单的老母亲和担惊受怕的妻子，以及嗷嗷待哺的儿子；只想吃妈妈烧的一桌菜，喝一杯热水暖暖手……平凡的心愿，在这个不平凡的春夏，成为一种奢望，但因此他们也成为一群不平凡的人。

诗会中，还有一首致敬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护英雄的诗歌《回来》，让人泪目：“说好了春光里带孩子去郊外，采几簇野菊花插在他的窗台，一转眼你就不见了踪影，忘记了孩子天天在窗前等待……”让我们永远记住为此次疫情献身的英雄们。

2020，注定要被载入历史。这年，我们见证了太多的悲伤、离别，也收获了很多感动、幸福。当镜头扫过宜昌市人民欢送驰援队伍的场景，阳台上的挥手致意，车厢内的泪眼朦胧，武警车的开道，道路两侧举着横幅和小旗帜的居民……我默默在心里祈祷，但愿疫情早点结束，让生活回归安宁祥和，让每个节日都能洋溢出欢快的气氛。



星空 康宜德

笼鸟八哥与吉鸟乌鸫

□达少华

近年来，随着保护观念的增强，无论在公园的树丛间，还是在小区的绿地上，甚至在城市行道树的树木之间，都可以见到两种黑色的鸟儿。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全体黑色；体形大小相似，身长26~30厘米；均为杂食性，以植物种子和蚯蚓、小虫等为主食；在南通地区均为留鸟，也就是说一年四季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；都在春夏间繁殖两次，每次产卵4~6枚。因此，这两种鸟难以区分。

有老朋友问我怎么识别八哥，因为他家阳台上年年有乌鸫来做窝，对乌鸫很熟悉了。

翻阅贾涛根先生的《百鸟千姿》，第126页是乌鸫，八哥在147页，各有5幅彩图。对照起来看，外形特征有显著的区别：八哥体色黑而有显著的辉光，喙（即嘴）玉白色，头上有一簇突出的黑色羽冠，脚暗黄色。飞行时翅膀下面有显著的白色斑块，呈八字形，故得名八哥，其尾羽的末端也有白斑。

乌鸫的体色黑而偏褐，雄鸟略有辉光。喙呈橘黄色，脚黑色，头部没有羽冠，飞行时没有白色斑块，尾下末端也没有白斑。

当这两种鸟在地面上行走或觅食时，只要看到有黑色羽冠、喙玉白色、脚黄色的，就是八哥。飞行时只要看到翼下有明显的白色羽斑的就是八哥。

从动物分类来说，两种鸟都属于雀形目。八哥属椋鸟科，乌鸫属鸫科。八哥是著名的笼养鸟种，它的古名和俗名为鸫，也写作鸫鸫等。《负喧杂录》记载：“南唐李主谓短，改鸫为八哥，亦曰八儿。”《说郛》“谓鸫为鸫鸫”。八哥的鸣声很好听，性格温和，容易与人亲近。舌经修整后能仿简单的人语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是著名的笼养观赏鸟。养家了的八哥，即使笼门开着也不会飞走。我曾亲眼见过几次：主人打开笼门，八哥悠然走出笼外，在周围嬉戏走动，不时在地上啄食一点什么东西。一点也没有飞走的意思。待主人整理好鸟笼，放好蛋米和水，八哥又自己走进了鸟笼。多么乖巧，多么讨人喜欢。曾有友人送我一只八哥，一次清理鸟笼时八哥寻隙挤出了笼门，站在阳台上，不时用喙梳理着羽毛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我几次走近想捉住它都没有成功。它非常灵巧，常常在我看它要捉到时，稍一闪身就避开了！随后它飞到了阳台的栏杆上，朝我回首一盼，姿态优美地飞走了！看着这个小精灵就这么一瞬间离开了我，离开了精心喂养了大半

年的家，我油然地产生了难以言状的失落感。我颓然地整理好鸟笼，挂回原处，笼门大开着，期冀着它能马上飞回来。然而，一个白天过去了，音信全无。入夜，我站在阳台上，伫望着夜空，等待着。倏忽间两天两夜过去了，我放弃了希望。第三天清晨，迷蒙间似乎听到阳台上传来了低沉的咕咕鸣声，是我心爱的八哥回来了吗？我一跃而起，奔向阳台。是的，回来了，它站在阳台的栏杆上。我不敢惊动它，它也不动。良久，它轻盈地展翅飞向了笼门，钻进了笼子。此后，我没有再关过笼门。在我整理鸟笼时它也经常出笼，也经常飞出去玩玩，数分钟或者几小时后又回来，我也习惯了。

学仿人语的八哥必须经过剪舌、捻舌和调教的过程。当幼雏成长后，每月进行两次剪舌，每次剪去少量的舌尖。飞行时翅膀下面有显著的白色斑块，呈八字形，故得名八哥，其尾羽的末端也有白斑。乌鸫的体色黑而偏褐，雄鸟略有辉光。喙呈橘黄色，脚黑色，头部没有羽冠，飞行时没有白色斑块，尾下末端也没有白斑。当这两种鸟在地面上行走或觅食时，只要看到有黑色羽冠、喙玉白色、脚黄色的，就是八哥。飞行时只要看到翼下有明显的白色羽斑的就是八哥。从动物分类来说，两种鸟都属于雀形目。八哥属椋鸟科，乌鸫属鸫科。八哥是著名的笼养鸟种，它的古名和俗名为鸫，也写作鸫鸫等。《负喧杂录》记载：“南唐李主谓短，改鸫为八哥，亦曰八儿。”《说郛》“谓鸫为鸫鸫”。八哥的鸣声很好听，性格温和，容易与人亲近。舌经修整后能仿简单的人语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是著名的笼养观赏鸟。养家了的八哥，即使笼门开着也不会飞走。我曾亲眼见过几次：主人打开笼门，八哥悠然走出笼外，在周围嬉戏走动，不时在地上啄食一点什么东西。一点也没有飞走的意思。待主人整理好鸟笼，放好蛋米和水，八哥又自己走进了鸟笼。多么乖巧，多么讨人喜欢。曾有友人送我一只八哥，一次清理鸟笼时八哥寻隙挤出了笼门，站在阳台上，不时用喙梳理着羽毛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我几次走近想捉住它都没有成功。它非常灵巧，常常在我看它要捉到时，稍一闪身就避开了！随后它飞到了阳台的栏杆上，朝我回首一盼，姿态优美地飞走了！看着这个小精灵就这么一瞬间离开了我，离开了精心喂养了大半

年的家，我油然地产生了难以言状的失落感。我颓然地整理好鸟笼，挂回原处，笼门大开着，期冀着它能马上飞回来。然而，一个白天过去了，音信全无。入夜，我站在阳台上，伫望着夜空，等待着。倏忽间两天两夜过去了，我放弃了希望。第三天清晨，迷蒙间似乎听到阳台上传来了低沉的咕咕鸣声，是我心爱的八哥回来了吗？我一跃而起，奔向阳台。是的，回来了，它站在阳台的栏杆上。我不敢惊动它，它也不动。良久，它轻盈地展翅飞向了笼门，钻进了笼子。此后，我没有再关过笼门。在我整理鸟笼时它也经常出笼，也经常飞出去玩玩，数分钟或者几小时后又回来，我也习惯了。

学仿人语的八哥必须经过剪舌、捻舌和调教的过程。当幼雏成长后，每月进行两次剪舌，每次剪去少量的舌尖。飞行时翅膀下面有显著的白色斑块，呈八字形，故得名八哥，其尾羽的末端也有白斑。乌鸫的体色黑而偏褐，雄鸟略有辉光。喙呈橘黄色，脚黑色，头部没有羽冠，飞行时没有白色斑块，尾下末端也没有白斑。当这两种鸟在地面上行走或觅食时，只要看到有黑色羽冠、喙玉白色、脚黄色的，就是八哥。飞行时只要看到翼下有明显的白色羽斑的就是八哥。从动物分类来说，两种鸟都属于雀形目。八哥属椋鸟科，乌鸫属鸫科。八哥是著名的笼养鸟种，它的古名和俗名为鸫，也写作鸫鸫等。《负喧杂录》记载：“南唐李主谓短，改鸫为八哥，亦曰八儿。”《说郛》“谓鸫为鸫鸫”。八哥的鸣声很好听，性格温和，容易与人亲近。舌经修整后能仿简单的人语，深受人们的喜爱，是著名的笼养观赏鸟。养家了的八哥，即使笼门开着也不会飞走。我曾亲眼见过几次：主人打开笼门，八哥悠然走出笼外，在周围嬉戏走动，不时在地上啄食一点什么东西。一点也没有飞走的意思。待主人整理好鸟笼，放好蛋米和水，八哥又自己走进了鸟笼。多么乖巧，多么讨人喜欢。曾有友人送我一只八哥，一次清理鸟笼时八哥寻隙挤出了笼门，站在阳台上，不时用喙梳理着羽毛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我几次走近想捉住它都没有成功。它非常灵巧，常常在我看它要捉到时，稍一闪身就避开了！随后它飞到了阳台的栏杆上，朝我回首一盼，姿态优美地飞走了！看着这个小精灵就这么一瞬间离开了我，离开了精心喂养了大半

年的家，我油然地产生了难以言状的失落感。我颓然地整理好鸟笼，挂回原处，笼门大开着，期冀着它能马上飞回来。然而，一个白天过去了，音信全无。入夜，我站在阳台上，伫望着夜空，等待着。倏忽间两天两夜过去了，我放弃了希望。第三天清晨，迷蒙间似乎听到阳台上传来了低沉的咕咕鸣声，是我心爱的八哥回来了吗？我一跃而起，奔向阳台。是的，回来了，它站在阳台的栏杆上。我不敢惊动它，它也不动。良久，它轻盈地展翅飞向了笼门，钻进了笼子。此后，我没有再关过笼门。在我整理鸟笼时它也经常出笼，也经常飞出去玩玩，数分钟或者几小时后又回来，我也习惯了。

得趣，别有风味：“能言鹦鹉学难成，松下闲人耳惯听。两字八哥浑得似，自称以外别无能。”

乌鸫是民间公认的吉祥和瑞的鸟类，他的俗名叫作“百寿”，是民间最为祥瑞的名称。乌鸫的鸣声比较独特，声音嘹亮而缓慢，常常模仿其他鸟类的鸣声，所以又有“百舌”之称。

乌鸫与八哥一样，每年四月中旬开始产卵，每窝4~6枚，卵表灰蓝，杂以褐色斑点。每年繁殖两次，第二次在七八月份。

乌鸫喜欢模仿其他鸟类的鸣唱，尤其在交配繁殖季节。称之为“效鸣”，他们效鸣画眉、百灵、绣眼等鸟儿的鸣声，惟妙惟肖，非常优美动听。但他们的效鸣是没有选择性的，听什么学什么。例如猫叫声、汽车喇叭声，他们都会仿效，所以日常除听到乌鸫飞行中急促的“咕咕，咕咕”鸣叫外，也会听到如黑枕黄鹂那样像似猫叫的乌鸫鸣声。

随着人们保护意识的增强，鸟类和人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，人们不但不会伤害他们，还给他们创造一些较好的生活条件。乌鸫和人们的亲密度越来越高，乌鸫在民居的阳台上、空调架上搭窝育雏的事例时有发生。不少人家不但不会伤害他们，还全程观察，记录，有的拍了视频，还写了文章。今年6月4日《新华日报》刊载了刘宏奇先生的一篇文章《家有小鸟展翅飞》，记载乌鸫在他家阳台上做窝育雏以及受到全家人保护的全过程，很有代表性。说明人们的环保观念在不断地增强，保护野生动物的方法越来越多，效果越来越好。人们也从从中享受到了亲近大自然、保护鸟类的乐趣。

乌鸫也称黑鸫，俗称除百舌外还有反舌、乌鸫、乌春等。在中国的有些地方，也常作为笼鸟饲养。在国外也很受推崇，被瑞典选定为国鸟，受到了人们更好的保护。

然而，乌鸫们毕竟还是野生为主，他们还会受到自然法则的掣肘和影响。比如一窝有5只卵，可能会有一两只哑蛋，孵不出小鸟。原因可能是未受精、亲鸟孵蛋的面积不够、亲鸟的体温不够、时间不够、受外界的干扰等等。孵出的小鸟还会因食物不够而饿死、被大风暴雨刮落摔死、被猛禽例如红隼吃掉、因生病而夭折等等。也有些人为的因素，例如，阳台上鸟儿的鸣声影响楼上楼下住户的休息，楼下住户晾晒衣物会受到鸟儿排泄物的污染，以至用竹竿倒掉鸟巢的情况也偶有发生！

所以，一窝四五只鸟卵最后也只能成活一两只。可见，鸟儿在自然界中的生存颇为艰辛，更需要人们加倍的关爱。

玉兰一瓣